

高阳·曹雪芹·《红楼梦》

林 青

目前，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研究已经形成国际规模的“红学”格局。台湾著名历史小说作家高阳于对曹雪芹、《红楼梦》也倾注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香港诗人秦岭雪曾经颇有心得地说，当代中国文坛学习《红楼梦》学得最好的是两个人，一位是白先勇，另一位就是高阳。

高阳研究“红学”，不是从文艺理论家或社会学家的身份着手，而是出自一个小说家和史学家的视角。本文试以史学和文学两方面以及彼此相互影响的关系来评述有关高阳对曹雪芹与《红楼梦》的研究与创作上的借鉴。

高阳创作了与曹雪芹有关的长篇小说“曹雪芹系列”，其中有《红楼梦断》四部：《秣陵春》、《茂陵秋》、《五陵游》、《延陵剑》、《曹雪芹别传》上、下两册；另外《大野龙蛇》一、二、三部中也有许多涉及曹氏家族的内容，还有与《红楼梦》小说有关的《高鹗传》。

要创作“曹雪芹系列”首先必须对曹雪芹有较深入的研究。高阳曾写了《曹雪芹以副贡任教正黄旗义学因得与敦氏兄弟绵交考》、《红楼梦中“元妃”系影射平郡王福彭考》等重要考证文章，还出版专著《红楼一家言》。书中共收8篇主要文章：《曹雪芹对红楼梦最后的构想》、《我看红楼》、《曹雪芹年龄与生父新考》、《红楼人物与曹家亲戚》、《曹雪芹生平》、《我看“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公案”——谈乾隆手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的收藏者》、《红楼倾谈——酬管赵冈教授》和《我写（红楼梦断）》，均具独到见解。这里仅举几例以斑窥豹。

高阳考证出：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中旬。在世实际年龄四十七岁半，他是曹颀的遗腹子，行二，但却是曹寅唯一的嫡亲的孙子。雪芹的哥哥生于康熙五十年，但当雪芹出生时，他已经夭殇了。贾政字“存周”，是用的周初武王克殷以后，天下未宁而卒，因而有周公摄政的故事。所以“从‘贾政字存周’这个名字中，不但百分之百确定了曹颀和雪芹的关系是叔侄而非父子，并且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曹颀的处境与态度，是个很重要的证据”。高阳很重视考证曹雪芹的年龄。对此，胡适、周汝昌、林语堂三人均有不同意见，致使在曹雪芹年龄的判断上有五、六岁之差。高阳说：“这五、六岁之差，何以会引起大问题呢？我认为影响及于宝玉的年龄的混乱，犹在其次；最主要的，还在这最初的五、六年之中，曹家有一大变故：雍正五年抄家，翌年返居京师。……照胡林两先生的假定，曹雪芹那时十岁左右，早熟的孩子，已很懂事，才谈得到‘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这一点，在史学上关乎本事的考证，在文学上，属于生活的体验，关系太重要了。”

高阳在题为《曹雪芹对红楼梦的最后构想》的文章中主要想回答的问题是：如果说后四

十回不是曹雪芹的原著，或虽出自雪芹之手而非定稿，那么曹雪芹原来对后四十回情节的构想到底如何？他认为，曹雪芹原来对后四十回情节的构想，原书第五回里就留给我们探讨这一问题的一把钥匙。第五回的主要内容是金陵十二钗的册子和新制红楼梦曲十二支。册子上有和词。然而十二钗的图只十一幅，黛玉和宝钗二人合一幅，其余都是一人一幅；十二支曲是用宝玉口气，描写十二钗品貌遭际的，但第一支“终身误”与第二支“枉凝眉”，却是既写宝钗又写黛玉的，其他10人，都是单写。曹雪芹用什么标准选定这12人？十二钗在词与曲中何以采取这种相同的排列次序？其中有没有一个原则？高阳说：“以我的‘顿悟’，金陵十二钗应分为六组，每一组中显示一个强烈对比。”第一组是黛玉和宝钗，这是一个变格。第二组是元春和探春，这是以死别与生离作对比。第三组是湘云和妙玉。所比的是双方同宝玉的关系。妙玉是方外之人，非亲非故，在十二钗中与宝玉最疏远，“因此对比的另一方，应该是跟宝玉最密切的人，这当然非肌肤之亲的妻子不可”。第四组是迎春与惜春。一个出嫁，一个出家，两两相比，说明与其嫁而早死，不如不嫁求生。第五组是凤姐与巧姐，母女俩的性格与遭际，并以刘姥姥贯穿其间，强弱因果，对比极为明显。第六组李纨和秦可卿。此一组殿后，可以看出作者劝善惩淫的主旨所在。

高阳说：程本《红楼梦》说宝玉的妻子是宝钗，但曹雪芹最后的构想并不如此。“终身误”的第三句说“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如果说宝钗成了“宝二奶奶”，还有什么“空对”之可叹？“枉凝眉”中说得更明白：“‘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连着这四个‘一个’，不但明指黛玉宝钗在宝玉都是‘镜花’、‘水月’，而且也可看出，宝玉虽只念着‘木石前盟’，但另一方面又深深地爱慕着宝钗，所以良缘不谐的原因，决非宝玉不愿，而是宝钗不肯。宝钗为什么不肯？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先研究曹雪芹最后确定的宝钗究竟是何等样人？”高阳还说，曹雪芹的十二钗的第一组中黛玉二人是一个对比，先写宽宏大量、温柔敦厚的宝钗：“可叹停机德”，接着又写“爱使小性子”、口角犀利的黛玉是“谁怜咏絮才”。“这一德一才，就是曹雪芹在刻画钗黛两人时，紧紧抓住的大原则”。在前八十回中，曹雪芹是用了极大力量写黛玉之才的，也用了同样力量去写宝钗之德，而效果适得其反，原因出在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阁成大礼”上面。如果撇开后四十回不谈，仅就八十回而论，就只会看到一个心地纯厚，见识高超，处处容忍退让，事事为人设想的宝钗。高阳指出，最要紧的是，人人“都道是金玉良缘”，宝钗自己并不重视这一点，第二十八回“薛宝钗羞笼红麝串”有一段说，宝钗既听母亲说金锁是和尚给的，需等有玉的方可结为夫妇的话，所以“总远着宝玉”；又见元妃所赐之物，唯独自己的与宝玉的一样，“便越发没有意思起来”，这正表现出一个洁身自好的人的心理。不仅如此，在前八十回中，宝钗不仅不是黛玉的情敌，而且她们之间还有很深的友谊。如果看了“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一回，“还以为钗黛两人中间有嫌隙，那真辜负了曹雪芹立意的苦心”。

高阳接着说，宝钗的性格既然如此，则如果有人想促成“金玉良缘”的具体表现，则必然为她所拒绝。因为第一，对黛玉有夺爱之嫌，有负知友。第二，纵使以往本无他心，但一旦嫁宝玉，那么以前种种待人的好处，都变成了故博贤慧之名，笼络人心的手段，坐实了“藏奸”二字。第三，在宝玉心中，黛玉第一，娶不到黛玉娶宝钗。只要宝钗无意于宝玉，那么宝玉随便把她摆在什么位置上，都没有关系；一旦成了“宝二奶奶”，那就自然而然地成了

黛玉的候补者，身份降低一等，这是宝钗所不肯的。高阳说，写到这里，我可以来回答金陵十二钗正册中，何以黛钗合刊一幅的问题了。曹雪芹的用意是想出一个完美的女性的两个半个，而这两个半个是为了写一句话：“红颜薄命”；或者说只写了一字：“情”。既然称两个半个，当然是对等的。为了要求铢两相称，曹雪芹所费的苦心，可以从“册子”上那首诗看出来：“可叹停机德，谁怜咏絮才？”头两句是钗前黛后，如果三、四两句依然如此，那就确定了地位的高下，所以倒过来变成黛前钗后。“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在“终身误”和“枉凝眉”两支曲子中的描写，也都力求对称，以示无所偏颇。所以红楼梦的读者，可以象宝玉一样，把黛玉列为第一，或者象湘云一样，说宝钗好，但请勿说黛玉比宝钗好，或者宝钗比黛玉好，那样比法，是违反曹雪芹的本意的。

关于红楼梦的主题，一般可用“色即是空”四字来概括。但是高阳认为：“曹雪芹有名士癖气，玩世逃世或许有之，出世则未必；他的‘色即是空’的观念，实际上恐怕还是由沧桑之感蜕变出来的，所以并未真正看破红尘。相反地，我认为他向往于他儿时所见的繁华景象，在刻意渲染朱门绣户，锦衣玉食的生活中，求取心理上的虚幻的满足。愈向往过去，则愈觉得现实之难以接受。因为败落得太快，太惨，在观念上旧时繁华与今日贫困两种真实的叠合，因而产生如梦似幻的感觉。这就是曹雪芹创作的心理状态。”

高阳对《红楼梦》作出深研精习并且得其精髓，这一点体现在他的整个历史小说创作中。首先是重“情”。这里的“情”有两种层面的含义。一是男女之间愉悦欢恋的“爱情”，二是世人的各种各样的感情，所谓“七情六欲”中的“情”。高阳笔下的艺术形象方观承曾经对曹雪芹说：“人间的大学问，无非一个‘情’字。做事容易做人难，难就难在这个‘情’字，不容易料理，情而不情，不情而情；情中有情，情外无情，且不说料理妥贴，光能分辨得清，就很了不起了。”这番高论还得到小说中曹雪芹的一番恰如其分的诠释（见《曹雪芹别传》）。高阳对于中国社会人情世故的极为谙熟和自如描绘使他的历史小说一洗书卷气味而雅俗共赏，大有看头。

高阳历史小说中对众多女子形象描绘十分生动新颖，尤其对那些作为基层劳动人民的青年女性更是一片赞赏怜惜之意，具有《红楼梦》中描写人物的功力。譬如芙蓉、船娘阿珠（《胡雪岩》）、医家女儿缙紫（《缙紫》）、青儿（《大将曹彬》）、绣春、桂枝（《曹雪芹别传》）、春雨、夏云（《红楼梦断》）、董小宛（《再生香》），等等。即使是一些风尘女子也写得楚楚动人，如小凤仙（《小凤仙》）、花君老二（《八大胡同》）、“水晶阿七”（《胡雪岩》）等。无论渔女蚕娘，还是侍妾丫环，高阳对于她们的才情容貌和在平常待人接物中体现出来的智慧甚至狡黠都是赞赏珍视的，而对于她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挫折和不幸则寄予深深的同情，真正地理解了她们的喜怒哀乐和丰富细腻的思想感情。在高阳笔下，情场得意的胡雪岩也颇有几分贾宝玉的影子，应该说，胡雪岩对那些相恋承欢的女子的感情还是有真挚的成份。但他与贾宝玉本质上不同。他并不在爱与怜悯之间作无尽的徘徊，而是始终把经世致用的官商事业放在人生利益的首位，即使风急浪高甚至折戟沉沙也不偃旗息鼓地长居温柔乡中，有时爱情也会成为他施展权术，笼络人心的政治砝码。胡雪岩具有鲜明的近代买办的意味。这也使之与古典文学中习见的才子佳人区分开来。

在人情世故方面，高阳历史小说中有许多出色的笔墨。中国的人际关系的复杂与微妙堪称世界之最了。例如写出曹家衰败沦落、查封抄家真相的《延陵剑》中，就写尽了这种委婉

曲折。曹家有四个丫环、春雨、夏云、秋月、冬雪。秋月的处境十分艰难，双芝仙馆有个春雨在那里，当然不愿意秋月去多管，加以宝二奶奶暗地里为春雨撑腰，越发跟秋月较上劲了。秋月只好委屈自己，尽力敷衍春雨，遇到她脸色比较好看的时候，才很婉转地说某件事。春雨有时听，有时不作声，秋月则拿她毫无办法，大家族家务事中的种种勾心斗角也是一种微型的政治权利斗争。在人生道路上更有诉说不尽的处世学问。又如《胡雪岩》中，大年三十夜，为前途奔波客居旅途的王有龄在想，虽然不走仕宦正途已是输人一着，但也不能就此认输。一个人总要能展其所长。虽然他书读得不是非常好，但从小跟在父亲身边，了解民生，熟悉吏治，吃苦耐劳，习于交际，却不是那班埋首窗下，不通世务的书生相比。他后来发迹回到故乡杭州时也敛迹息声，不愿意露出发户的味道。胡雪岩尤会做人。他最初供职过的信和钱庄的人都认为，胡雪岩倒霉时，不会找朋友的麻烦，而当他得意了，则一定会照应朋友。即使危机四如伏断桨折帆时也得分外自重，决不能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著名红学家俞平伯认为，《红楼梦》作者第一本领，是善写人情。细细看去，凡写书中人没有一个不适如其身份，没有一个过火的，写事写景亦然。高阳历史小说也具有这种冷静客观的气质，塑造人物形象很有分寸感，而这种分寸感也正是高阳精通中国人情世故的明证。

高阳自幼既酷爱文学，又喜欢历史，中国传统教育中的文史不分家又为他的兼收并蓄自成一家打下了基础。这个特色对他的历史小说创作产生显著影响。把高阳和白先勇放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考察，如果说，白先勇的小说善于挖掘道德、人性，展示灵与肉的矛盾冲突，颇有创作《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的列甫·托尔斯泰的精神真谛，那么，高阳的风格更接近于巴尔扎克，写出近代世界文明的进步浪潮对中国封建社会一日甚于一日的冲击，为中国封建社及其流韵余响撰出了形象的编年史，所有个人的大起大落，恩恩怨怨，都只是历史长链上的一个小小环节，此书中的前台人物到了彼卷中则成了背景人物。这样的创作规模是反映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所需要的。另一方面，形成高阳历史小说既能见微知著，又能浑然一体的艺术魅力的原因，正是高阳的心中洋溢着一种对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脉脉温情。高阳认为，对于历史必须有一种温情，如果没有这种温情，民族的感情将是浅薄的，由此便会缺乏向心力。

与《红楼梦》相仿，高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宦海风云、仕途烟雨有细腻的感受和体味，写作时颇为用心，以各种角度和层面写得通体透明。在高阳的历史小说中，写明清两代题材的作品所占的比重最多。而明清两代既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鼎盛时期，同时又是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开始走向没落、瓦解的时期，各种矛盾发展将更为突出、集中。它有利于作家的开掘和把握。另外，高阳这种审美能力的形成和他个人的身世与经历也有密切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家世。高阳原名许宴骈，生于浙江杭州横河桥许家。高阳郡许氏是名门望族，可上溯到春秋时期，早在屈原的《离骚》中就有“帝高阳之苗裔兮”的诗句。高阳幼时，家中悬挂有清代嘉靖、道光两位皇帝御赐的匾，内容有“榜眼及第”、“传胪”等。这是因为高阳的曾祖许乃普中了一甲二名榜眼、许乃普的儿子许彭寿又中了二甲一名的缘故。慈禧太后也曾赐给亲笔御书的“福寿龙虎”的“巨匾”^①。许家出过许多达官贵人。高阳从小就听母亲给他讲历史故事，讲许家族人在明末及清朝各代担任大小官职的时候经历的一些事情和鲜为人知的内幕。高阳从与朝廷相关的家族视角看清朝逐渐走向衰败和历史的变迁，感受自然更加真切。二是高阳长期在国民党军界工作，并于1948年随他任

职的国民党航空军官学校从大陆迁往台湾。在台湾期间，高阳曾经担任国民党空军上将王叔铭的秘书，直至1960年才辞卸军职、转入新闻界，曾任《中华日报》总主笔。高阳先后接触过许多国民党军政界上层人士，其中有些还成为他的知友。高阳饱览了中国现代史人世沧桑、变幻无常的长剧，更能把历史作为自己反思的对象，有时是借历史的杯酒，来说胸中的块垒。曹雪芹曾经写有《自题画石诗》：“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有志归完璞，无才去补天。不求邀众赏，潇洒作顽仙。”^②这里不仅可以视为曹雪芹的夫子自道，而且那种“溯源应太古，堕世又何年？”“潇洒作顽仙”的表述和高阳的心态也不无相应之处。《红楼梦》和曹雪芹的身世经历使高阳引为知己，高阳的胸怀更加开阔，思路更加畅达，感受并发掘蕴藏在沧桑变幻中的人生哲学和美学的意味。

高阳的历史小说还学习了《红楼梦》“场面伟大，人物多，对话遍肖个性，描写心理如画”的写作技巧。在结构上，高阳不求情节单纯透明，而善于描绘纷纭复杂的现象并从中敏锐地抓住事物产生和发展的本质。篇章虽缤纷摇曳，但主干依然十分明晰，从而显得游刃有余，十分从容。高阳善于把大开大阖的政治风云放在日常生活中徐徐道来，这有利于调动读者的联想，共同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又针线紧密地阐明主旨，不致于失诸琐屑。如同《红楼梦》一样，高阳历史小说中各种不同的宴席上面，也演出过不同有声有色的活剧。这种从比较集中的场面结构、生发故事情节的艺术笔法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八大胡同》描写曹昆贿选总统一事。起笔于吴少霖通过别人去拉在沪的国会廖衡回京投曹昆的票，因为生怕廖衡不愿回京，他们还特地利用了廖衡的旧相好、烟花女子“花君老二”的名义。正如后来吴少霖所说：“这一阵子最吃香的两种人，一种是国会议员，一种就是窑姐儿。”国会议员花费利用权利、出卖良心而换取的钱财去风月场中寻欢作乐，这样就把政坛和花界联系在一起，更有利于揭拿曹昆等人导演“民意选举”的丑恶本质，艺术地再现了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政府的一幕最荒唐的闹剧。高阳历史小说还善于从人物命运的沉浮荣辱中谋篇布局。例如在《大野龙蛇》里，那个进京赶考的方观承是一个贫寒至极、面黄肌瘦的穷书生。20年之后，方观承却当上了浙江的巡抚。而当年在邯郸道上帮助他同行的两个人后来也得到方观承的重谢。人物由位卑而升迁，或者登高而跌重的安排，不仅体现了如同《红楼梦》中“好了歌”唱出的人生无常之感，而且也为高阳小说的结构增添了灵活多变的机制。俞平伯在《〈红楼梦〉简论》中说：“红楼梦第一得力于庄子。”庄子影响了红楼梦全书的风格和结构。高阳的小说也颇有庄子逍遥游的神韵。

高阳历史小说的语言承袭了《红楼梦》中“玲珑出自然”的意韵，具有一种朴素的诗意。这和中国文学的传统很有关系。中国是诗之国，更是史之国。中国没有一般概念上的史诗，往往以诗为史，或史中有诗。高阳的历史小说也是融史与诗为一体的。中国叙事诗传统中的抒情境界，以《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为例，同为抒情境界，这两者具有审美趣味上的差异。《红楼梦》具有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的悲剧美，优美的隐喻和象征的意味体现在许多细枝末节之中；而《儒林外史》则富于喜剧美，即常常把没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行文间带有讽刺和反讽的色彩。高阳历史小说的诗意兼具《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两种特色。有关具备《红楼梦》中的玉骨冰肌的悲剧美的实例前文已举到一些，兹不再述。

高阳擅长工笔白描，注重墨分五彩，旨在传神。写人状物注意抓住特征，寥寥数语境，

（下转第93页）

不但代表了“年轻一代诗人时代的敏感、超越的勇气”，同时，促进了现代诗的大众化与生活化。

许多作家还在创作之余兼写“方块”，以求和读者直接对话。在80年代，除了龙应台轰动一时的“野火”外，李昂，廖辉英也在报刊频频出击。前者在《中国时报》开辟专栏，就法律、医疗、心理、社会等方面回答读者所面临的外遇问题，并从读者的来访和来信中获取了第一手材料，创作了小说《外遇连环套》；后者以敏锐的洞察力剖析了亲身经历和观察到的当代台湾人在恋爱、婚姻、家庭中面临的挑战。她写的专栏，笔调活泼轻快，对如何爱与被爱，什么是爱情安身立命的根本等大众所关心的问题作了透彻的回答。发表后结集为《说爱》《谈情》两个集子出版，一时畅销不衰。更值得一提的是都市大众文化的作者群，如张曼娟、吴淡如等人。他（她）们都是大学里的文学硕士，张曼娟还是文学博士候选人。她们是新的都市罗曼史的创作者，面向同龄的年青读者开拓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消费市场。1988年，张曼娟是台湾地区最畅销的女作家。台湾作家认为，从60年代的琼瑶热，到70年代的三毛热，80年代的席慕容、张曼娟热，标示着台湾文化消费者鉴赏水准的不断提高。

可以看出，有作为的台湾作家正在极力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使自己的作品既是普及的又是提高的，既要追求畅销，为大众所接受，又要突破流行一时的消费品格，将自己的作品推移到未来无限的时空，为民族文化增添光荣。他们的辛勤耕耘，促使了台湾文化消费中精致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两极呈现出相互推动、相互融汇的态势，并向建立新的更合理的文化秩序的目标迈进。

（责任编辑 黄重添）

注：

①叶维廉：《比较文学丛书·总序》，见《比较诗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

②《十位前行代作家看十大文坛事件的意义》台湾《自立晚报》1986年2月30日。

③《台湾80年代新兴诗社调查报告》，香港《文学世界》第8期1990年1月版。

（上接第97页）

界全出，这也是《红楼梦》的笔法。譬如同样写人物的眼睛。“她（李娃）强笑了一下，不住眨着双眼，泪水一半被她的长睫毛所吸收，一半流入她的口中，只留下两条微微发亮的痕迹”（《李娃》）；写松江曹帮中行靠最高的一个旗丁魏老头子，他又干瘦，又矮小，“只是那仅存一目，张眼看人时，精光四射，令人不敢逼视，确有不凡之处”。（《胡雪岩》）。而袁世凯跟人谈起荣禄的病情时间得很仔细，袁世凯“生了一双能骗死人的眼睛，炯炯青光充满了诚挚的同情与可信赖的力量”（《慈禧全传》）。写景物也有妙笔，如写多尔衮的母亲太妃临被逼自尽前，寝宫大厅的正梁上，早就垂着结了环的白绫，离地约莫八尺，下面是一张方凳”（《再生香》）。在高阳的小说中，文笔学《红楼梦》要数《大野龙蛇》的第三部学得最好、最活。高阳在分析林海音作品的小说技巧时说：“海音的作品的风格，是我们所熟悉的，细致而不伤于纤巧，幽微而不伤于晦涩，委婉而不伤于庸弱，对于气氛的渲染，更有特长。”③对于高阳的文字，我们也可作如是评。

（责任编辑 黄重添）

注：

①许氏家族史料据笔者采访高阳侄女许以元时所录。

②引自吴恩裕：《曹雪芹的佚著和传说材料的发现》。

③高阳：《云谲出海曙——谈林海音的〈晓云〉》。